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六十五編

倫理小說
(卷上)

雙孝子嘆血酬恩記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評語

余讀史記刺客傳。聶政姊。伏政尸次。號曰。其是吾弟。與。嚴仲子知吾弟。嗚呼。嚴仲子知吾弟六字。悲塞天地矣。夫以仲子之仇。不必出於直道。聶政之刺。亦未必本諸義憤。正以貧賤受知。此大累人耳。然政有老母。不卽以身許人。迨老母以天年終始。爲仲子死。愧難。政之孝。亦正可錄。雖然。百金之饋。未嘗受。則亦未必於仲子爲有恩。惟此金爲母來。不爲身來。仲子之饋。意固在政。而其命饋之名。則又在母。卽此已足以死政之事。與兩孝子不類而類。要之酬恩之局。均激於孝行。且政之誅。愧不必能爲亂人。而兩孝子之仇。虛無黨人。平亂也。其死正。其義正。卽其孝亦正。吾讀聶政傳。吾益服此兩孝子矣。

伊梵者。虛無黨人也。其父以殺人伏法。伊梵與父同捕治獄中。切切授以仇富尊貧之宗旨。伊梵八歲。夙讀微克。討休固。書深斥小拿破命之不道。伊梵孺子。以爲天下之富人均小拿破命也。恨根已錮。又見其父獄死。而獄事之成。卽齒之富人。雖無虛

無黨人。詔之以懷厲。其道已足殺人。宜其日猶猶然。無平和之思。獨其天性摯孝。以八齡童子。不挾餽糧。行烈日中五百里。卒達獄所。親面其罪父之死。惟其愛父。故仇富。且不知其父獄死之爲罪。而但以爲富人殺之。日圖與公卿爲難。其道則甚昧。然其緣起。則皆爲父。許之以孝。亦賢者原心之律也。

夫使聶政不報仲子。而仲子未必卽爲韓傀所殊。以區區私仇。彼此復不相見。且事隔數年。仲子或忘懷矣。而政忽進而鼓動之。迨政旣殺傀。仲子雖喜。未必不悔。而在聶政。固但念仲子之恩。初未嘗計其曲直。若欽司克利亞公爵。與黨人何仇。與黨人無仇。復與伊梵有恩。黨魁之遣伊梵。事已大左於仲子。今使以仲子之恩。遣政殺傀。則政必行。使傀轉遣聶政殺仲子。則政必不行。且將剗刃於使我之胸。此定理也。今黨人乃欲身爲聶政之伊梵。倒戈以向公爵。故伊梵決不爲使。不爲使者何。以此身爲死父而奔波。而公爵卽諒我救父之心。爲寘善地。實爲亡父存其遺孤。存孤者。父必陰義其人。天下安有爲父所陰義。而爲子者。乃陽仇之。故伊梵之存公爵。初若與

孝無涉。更原其心。又宜以孝許之。

伊梵之趣父難也。長日道行。前望無見。但覺有囚父。獄牆一片。互其眼中。其心殆謂此獄牆猶天上清都。到卽宅心之所。且云。獄牆如燈。伊梵之身則如蛾。千里百里。亦將一撲爲快。嗚呼。吾譯序至此。淚落如縷矣。夫身奔父難。在古固有其人。獨難責之。八齡之童子。非至性出之天授。胡得有此。甯謂盜俠中。無善類哉。

亨利利邦者。尤聶政一流人也。年近五十。猶對母作嬌啼。其始爲母行貸於馬來公爵。爲閹者所格。三上書。則又格於舍人。及公爵知狀自來。則衍衍陳說。向之行貸。爲母貸。不爲身貸。身可槁死。母不可以槁死。公爵雖痛其穢。亦未嘗不欽其孝。乃益贖其母。觀利邦之告伊梵曰。吾母真善人。常申申。吾余仇公爵。余身爲人子。老母之。安敢引爲微憾。嗚呼。利邦銅匠耳。未必卽被文化。而所言所行。乃爲士夫所弗及。彼虛無黨人。竟欲利邦殺其贖母之人。宜其不爲所用矣。

馬來公爵於伊梵利邦均有恩者也。黨魁宗旨。首仇富。其必以二子殺馬來者。正欲

重恃二子以爲用。故僉謀以詐術誑誘。使之必行。謂二子既殺公爵。則官中必懸金購賞。重獲其人。於是二子且帖耳就黨。人鞭笞。嗚呼誤矣。天下深於仇者。必稔於恩。虛無黨既以扶弱抑強爲宗。則不宜以反恩爲仇事。干義士。且英法之巨富。又甯止兩公爵。黨魁用人。乃不用其心。而用其身。此在畧有知覺。尙不爾爾。矧辯才如保羅。竟復出此。然則虛無黨人。亦蠢物耳。

方今新學大昌。舊人咸謂西俗寡倫理。然西哲不乏舊人。亦以今人之薄。不如古人之厚。故日爲倫理小說。用以醒世。此書敘虛無黨。正爲彼中厲禁。然始誤而終歸於正。且其中用無貳正言。以醒豁黨人之迷惑。則作者救世之苦心。其殆與史公之傳刺客同趣乎。

畏廬居士識

雙孝子嘔血酬恩記卷上

英國大隈克力司蒂穆雷原著

閩縣林 紆
仁和魏 易 同譯

叙藝 言事之緣起
如播種也

第一章

去今十四年七月中。有一孺子距渾河之次。寒狀凜然。作波吒聲。衣單縮一手於襟中。求煖以背抵樹。此孺子若引首望東北。當見澳大利亞。而迫司山。此山若沿河行五英里。即可見南太平洋。此孺子固穉。然山川形勢。則皆悉之。歷歷此時。雖七月而隆寒已及。觸膚起粟。孺子既飢且寒。於是心中蓄怒。恨人世貧富之不均。以爲非理。其與孺子坐處。河之對岸。行四五百碼。卽爲庫拉拉小村。村新闢。羣樹如髭。然均生膠。故亭亭皆冬青。而嚴風撼樹如衣裳。作絳繚聲。河流澌澌。均如代孺子哀哭。其不辰者。樹上流雲如織。狀類將雨。然此庫拉拉村中。人家僅十數。以四面皆山村。

居窪下。山水衝發時。往往成湫。故村人恆空其屋底。逾四五尺。如樓居。用以避水。既無垣墉。爲護門宇。爲風日剝蝕。皆黯黯作死灰色。村屋既錯落不相附麗。而中間似有農圃之迹。已經墾藝。圍之以籬籬。外則大樹受燔。但餘其根。如巨質。大類古墓殘碑。則雖名爲村。直墳臺矣。自村達河岸之樹。已爲村人焚燬垂盡。外此則鬍鬚無窮。勢欲界天而止。此時孺子既已苦寒。復淒寂不可耐。則轉其疾貧之念。而憾世合睫。忍淚嚼齒。示恨過者。以爲此孺子喜。怒不恆。往往晒置。殊不知此伊梵來斯者。名孺子雖僅八歲。而厭世憤時之心。已如二十八歲矣。握拳閉眼。幾欲得人而甘心。方獨坐時。忽見一童子跨小驪駒。自隔河而至。見伊梵獨坐岸次。則爲平日搏戰之巨敵。卽鞍上呼曰。曠汝在是耶。伊梵立起。亦報之曰。曠汝耶。騎上童子曰。汝安能渡河。伊梵曰。我豈不能得路。馬上童子。衣著至整潔。不如伊梵敝。此二童子同歲。相距高下。僅一二月。而自識者觀之。馬上之兒。有貴介氣。河上之兒。則有俠烈氣。二子抗不相下。馬上之兒。未聞伊梵得路之說。則又問曰。汝聞吾言乎。汝何術渡河者。伊梵曰。汝乃

不聞我自覓得路耶。以我思之。汝必不敢渡此。馬上之兒曰。汝乃謂我怯。正汝之慧。須知汝所能者。我皆能之。正不復後。汝詎以我貴伐。乃不及儉人。伊梵曰。儉人乃果不能勝汝。汝試渡河。試吾勇。語次。狀甚嗤鄙其人。馬上兒曰。汝果好勇。宜渡河。我立馬待爾。伊梵曰。可。汝勒馬及河灣。有枯樹傾於河身。汝能緣樹渡河者。則汝始名爲勇。馬上兒即下騎。繫馬樹上。伊梵頓足曰。我料汝殊不敢前。於是二子均沿河行。至三十餘碼外。河身已曲。有枯樹圍可三十尺。以兩盛土。鬆樹覆河如橋梁。馬上兒見臥樹之身甚高壯。又無旁枝。不可攀援。則反步引退。求得槎枒者。引之而登。馬上兒行時。伊梵呼曰。汝乃以背向我。此真貴家子所爲。然吾亦不能赦。我當力取而得之。伊梵者。知今日必且惡戰。乃去其垂敵之外衣。結束待敵。此時馬上兒亦登趨走。如猿。猿已過河。緣樹根下地泥滓已污其衣。旣下。亦去其外衣。挽袖執手爲禮。後遂關地滑如膏。二子乃互有勝敗。然貧兒之骨幹良堅。能戰戰術。高於馬上之兒。馬上兒亦思以貴人。不屈於儉父。必欲求勝。然二童子咸不審武技。或引衣。或挈領。靡狀不。

有。有。時。戰。罷。偶。息。忽。聞。聲。呼。戰。則。雖。極。疲。亦。銳。起。應。敵。不。露。怯。狀。且。復。戰。末。次。伊。梵。忽。斗。起。力。仆。馬。上。兒。於。地。創。甚。伊。梵。又。手。於。腰。曰。此。著。何。如。者。馬。上。兒。雖。喘。息。然。堅。不。答。伊。梵。大。聲。曰。汝。願。遂。乎。馬。上。兒。以。首。面。地。不。之。顧。伊。梵。則。以。足。近。其。身。曰。爾。不。言。吾。當。蹴。汝。以。足。果。爾。能。忍。受。則。爾。之。流。品。尙。爲。何。等。人。更。相。見。者。汝。當。知。恥。馬。上。兒。已。羞。敗。則。默。然。不。之。報。已。而。引。首。仰。觀。見。伊。梵。立。於。臥。樹。之。上。以。拇。指。自。抵。其。鼻。示。勇。然。鼻。端。亦。沁。沁。出。血。且。曰。汝。足。乎。馬。上。兒。仍。不。言。下。袖。襲。外。衣。以。目。他。視。甚。鞅。決。逾。時。則。又。言。曰。汝。據。高。臨。我。更。戰。者。胡。得。不。勝。伊。梵。曰。汝。旣。不。戰。我。亦。歸。休。行。時。尙。屢。迴。其。首。馬。上。兒。見。敵。已。行。則。亦。渡。河。上。馬。行。伊。梵。歸。沿。路。沮。洳。且。車。軌。深。陷。行。道。至。艱。苦。而。地。上。尙。有。腐。草。時。時。作。小。積。伊。梵。望。積。辨。種。若。稻。若。麥。若。蕎。麥。一。一。別。白。而。雨。脚。如。繩。已。續。續。下。伊。梵。引。其。領。蒙。頭。入。村。村。中。有。極。遠。之。一。屋。緣。小。梯。以。登。梯。倚。於。游。廊。之。上。廊。木。亦。垂。朽。梯。末。尙。倚。其。上。而。屋。下。本。有。游。藤。蔦。蘿。之。屬。蔓。生。今。秋。暮。寒。侵。藤。皆。枯。爛。益。形。屋。之。殘。陋。窗。破。以。紙。糊。之。雨。脚。斜。侵。朔。風。凜。烈。紙。蕭。蕭。鳴。

有小女號哭其中。聲甚鼻厲。屋本依牆。宇下蓋小茅茨。作豕圈。小豚乏食。彼此相衝。且大鳴。伊梵既登梯。中有敝服之婦人。蓬首出視。即曰。兒歸矣。音吐爲英國西偏人。既詳審。則曰。伊梵又與人鬪。很伊梵側身。曲肘向其母。斜視言曰。有之。婦人太息不語。自入。少須。自室中出。薯蕷一籃。更入。則奉一筩。渾河之水。並小刃。一曰。汝削其皮。果傷及薯身者。則我亦剗爾皮。伊梵即取三足之櫬。坐而剗薯。婦人作怒聲曰。汝今日與誰鬪。伊梵曰。我今日力毆彭生家小鬼頭。令其款服。婦人見其鼻端有血。癢即曰。汝爲人毆。乃云。毆人。伊梵曰。我固見創。因以袖磨鼻曰。鬼子被創。後此或不見。困婦人曰。有是父。固。有是兒。爾父子均兇人。我果當日有卓識者。或不嫁威而斯人。果知爾父執業如是。我亦胡由至此。長日辛楚。良不得生趣。語時。豕聲大嘩於竝中。婦人聞聲。則曰。喂之無資。宜殺而醢之。不爾將覆吾竝。惟盡殺此豕。何由得鹽。醢爲乾肉。今飭鹽。貴至兩。先零一升。吾家有六辨士。否。且有家具。可值六辨士。否。因曰。汝去皮厚。又傷吾物矣。歎曰。吾長日乃困馬磨之中。天下乃無一事。如吾意。而是間亦

無見存之人。孺子聞訾。似已習聞。仍剝皮不顧。知家狀如是。則亦無可如何。婦人辟寒。納手裙幅中。帶其餘訾入門。及見伊梵無聲。則曰。汝仍作是狀對我。若長日與人鬪力。藉父則長談國政。我自生而來。良未覩爾。一家人物如是之殊特。卽吾村中。應派赴立法院之會員。與此蠻人胡涉。乃嗷嗷必與其事。曰。必令華湛與此役。吾念若父之力。殆與爾埒。復何能爲。卽使有能。能糊我破窗。否能以物飼吾飢豚。否噫。吾一生爲若父子。忿恨死矣。果我非基督教中人。防靈魂受械者。則早赴污池中死。似此光陰。吾何能度。晷刻伊梵如聞如不聞。時時以袖拭其創鼻。迨薯皮旣剝。一一投之甯水中心。中自慰。熟時得食。可已其飢。然其妹仍狂哭。母奔入以手撫之。納乳峯其口。令止哭。復將女出。見之如捧破布一團。倚門而訾。又一句鐘。此時薯蕷已剝盡。婦人命子更汲河水。伊梵汲歸。其父適至。則爲之將其汲器。其人頽而瘦。面作黃色。黑其髮。然眉目中有牢騷不平之氣。龔舊衣色已剝落。初歸時。卽坐於三足小櫬之上。雨淋其身。因引冠麾斥其積水。作西方之音曰。此間人殊無心。彼苟見同儕爲鬼。

所得亦閉目聽之。弗援婦人抱兒。卽答曰：我不特惡是間人，至不自其地。此時伊梵剛汲水至路次，搖蕩已灑出其半。此人卽引水傾其已削之薯於新水中，滌之。語其子曰：伊梵，我有訓解，爾當識之。天下自命爲貴人者，爾勿以禮接之。彼遇汝必無好懷。彼人專力爲己，無恤他人。我實告汝，後此窮富貴賤四種人之水火將至於終極。汝能識吾言者，方爲吾子。語時以手承其子之頰，觀之見其鼻，卽曰：汝又與誰鬪者？伊梵曰：吾安能遜彼小彭生恣睢。我父曰：彼處爾何如？伊梵曰：彼矢口卽曰：噴。兒亦以是報之。父曰：此施報應爾。伊梵曰：彼偷我至渡河，毆兒初斥其莫至，彼乃竟至兒邊。敗之父曰：然汝能以力敵貴人者，其志良嘉於理。亦當語時以手拊其頂，作許可狀。且以手白束其溼襟，上積水盡去。始執薯積入門。伊梵見賞於父，乃摩鼻端矜其勝。此時有一人自麥林尼司火車站下經此村，適遇雨，承巨筐於背，地滑不能步。幾仆，乃斜施而行。風至時時引避，遂至伊梵屋下。伊梵母來，斯曰：吾家不能住游客。抱兒拒來客於門次。夫曰：何人來客已登梯至廊上，下其冠而兩腳仍集其身。婦人

曰。汝何作。來客似外國人。發聲作法蘭西語。竟不能悉。伊梵之父立出謝客曰。我本
窶人。無以供客。然有非食。果不見非。則請入坐。因以手招之。其人聞老來斯言似未
知。然見其招手。則立卸其筐。喜形於色。

第二章

來客見主婦。則甚不懌。而主婦見客。亦怫然入。客之顏色立變。乃目視老來斯。乞其
緩頰於主婦狀。顧亦不言。老來斯拊其背曰。客但息。勿計婦人。因移其三足之櫪授
客。來客恭謹作數語。主人初不之解。老來斯引其襟令坐。客色定。遂據櫪坐。客年可
五十餘。侏而笨。髮作鐵灰色。分其髮爲兩披之。肩後額廣而胡羊鼻。唇厚而弩髭。滿
其口髯長。亦分割散於胸之左右。二目極巨。閃閃作光。以客之廣額及巨目測之。大
似詩家。否亦精於理學。者惟短鼻厚唇。則又類韃靼。老來斯語其子曰。伊梵。汝以麥
囊蒙首。冒雨往召法蘭西人至吾家。果未外出。則趣其同至。伊梵去後。來客出菸斗
於衣囊。至巨。又出菸塊以刀切之。切既。納諸斗中。老來斯見客吸菸。亦探囊出菸斗。

顧乃無菸。旋復納之。來客見狀。並菸塊及刀上。老來斯。老來斯僞卻。而客堅不可於是。老來斯少切其塊。以手團之。來客以指指菸。似索火。老來斯覺。就爐中出燕薪。主客各熱其菸。吸之。滋甘。相對復無語。顧老來斯半月未得菸。吸時吐納有聲。唇鼻皆動。來客見狀。則張口極力效英語曰。佳乎。老來斯答曰。天下深於菸者。久不得菸。今日之甜美。殆不能狀。來客雖未達。然亦微識其旨。亦點首報主人。於是又無語。逾五分鐘。遙見伊梵已冒雨歸。張手向其門。似示父以得客。迨既至。則喘息言法蘭西人俄頃至此。此時見法蘭西人衣雨衣。犯雨而行。引手爲勢。示老來斯。趨步向前。向老來斯爲禮曰。公子召我。言有異國之人見訪。彼此不能達。果彼操法語及日耳曼語者。吾尙能詳。其他則不之審。來人操英語。至精。惟少挾法人之音。人既魁壯。丰儀甚美。且靈警無匹。雖指尖之間。亦似神會人意。蓋上等社會中精品也。與來客既鞠躬。卽以德語語之。而客之報詞。則法蘭西語。又似俄人習法語者。法蘭西人曰。客乃能操吾鄉音。則同文耳。於是議論風生。老來斯引目左右。顧莫解一字。老來斯生平操英

語外。匪特異國之語未嘗聞。亦未聞有操是語者。乃大疑。二人鞫轉都無理解。於是二人肆談。狀至暴烈。已而法蘭西人。力抱此客。與之親吻。老來斯乃大奇。欲職法蘭西人與客爲禮。訖。卽面老來斯曰。汝延神道至門。顧乃不知。汝知是人爲誰。乃謂爲稗販人耶。彼道行二十英里。飢而求食。汝果知是人爲誰者。老來斯曰。未也。法蘭西人曰。彼卽蒲離司披忒魯夫納。老來斯曰。吾乃素昧生平。法蘭西人曰。渠卽十五年來。俄羅斯虛無黨中渠魁。十年以前。爰書定西比利亞治礦。終其身。彼竟戕殺守礦者。逃出赤足行冰天雪地中。二千英里。又爲人得。則又力遯。而出。凡天下之喜自由者。無不悉其名。老來斯曰。然則英雄耳。因出手與客爲禮。且告法蘭西人曰。爾對客言。吾外大父亦英倫中豪士。能力與酷吏爲敵。尋見法蘭西人。復以法語告客。且指來斯語客。謂此人亦我同志。其外祖五十年前。以頸血爭自由而死。披忒魯夫納立起言曰。天下奇種之植。徧天下。皆然。收穫亦正。非遠顧此間。可以縱吾所言。恣吾所行乎。法蘭西人曰。是間固自由。然奇貧之人。仍爲豪右所踐踏。公弗信。試問。老來

斯居此久。果得自由。否。披忒魯夫納曰。請公爲我問主人。更以主人之言示我。法蘭西人曰。適客問我。是問得自由否。我已報客宜問足下。足下居此。較英倫自由何若者。老來斯曰。我之奇窮。至於無尙。然此爲新地。或得新機。足以自蘇。其困。今彭生紳士之父。居英倫時。蠶食吾先疇。至盡彭生遷居。於是又以資盡購。是問腴田。實則此地。雖新而法律仍舊。此法律者。益富而蝕貧。貧者愈不聊。其生法蘭西人復譯是語。報披忒魯夫納。客大怵曰。老夫頗聞遷居新地者。恆樂於故土。胡來斯獨否。法蘭西人歎曰。來斯適言處新地者。固有新機。惟機倪之得。亦偶然耳。客曰。此間乃奇貧。不類他處。法蘭西人曰。地固可興。弊在多資之人爲之壟斷。凡有腴田。專爲一家所得。餘人之來。乃束縛莫展。其羽翼枯槁而死者。相枕籍。今澳洲新闢。固不盡爾。然使舊律不更。則富人鬻至貧。士益無聊。生故洲地。雖新而毒種則仍其舊。此時來斯之菸已燼。更以手納之力。吮不止。因倚壁而思。初無温飽之願。伊梵則仰首視此二客。聞其聲震屋瓦。則尤莫解。其母置其乳下之女。徐至門次。相容眼角。眉稜。均作弗適狀。

而披武魯夫納聞法蘭西人言。則俯首歎息不能語。仍吮其無菸之斗。忽聞有馬蹄
濺泥之聲。泥滑而馬瘡。聞騎客怒詈曰。汝乃不能穩立耶。老來斯曰。此卽彭生紳士。
過我門也。引目向外怒視。而身仍倚壁坐。少須彭生馬過其門。引轡立。彭生及來斯。
本威而斯人。而貌則迥異。來斯黑髮黃臉。彭生則鬚髮皆赤。眼爲藍灰色。平日往來。
風霜兩日。中色亦黔黑。二目怒視。右手執鞭。而顛來時已怒。不可遏。願以胖人乘馬。
氣促。不可耐。旣怒且罷。語幾無次。以鞭指門。可一分鐘。喘息不能出口。來斯以目視。
此騎上人。噙菸斗於口。納手於囊。示之蹇態。彭生愈怒。法蘭西人內外顧。則甚悅。忽
彭生作怒聲問來斯曰。來斯。汝聽之。老來斯曰。可。彭生曰。爾子更毆吾子者。吾將制
其死命。老來斯曰。汝能殺吾子者。我可以見爾。雉經世界中去。兩兇人亦佳事。彭生
遂肆詈不已。顏色大縞。且言曰。吾兒歸時。自髮及踵皆泥。目腫而牙落。彼語我卽爾。
小鬼毆我兒。伊梵曰。彼胡爲鄙我。我何人者。乃見鄙於若子。彭生舉鞭曰。是於爾胡。
傷。來斯引其兒曰。汝立於此。勿聲。汝曾否與小彭生忤。伊梵曰。彼先鄙兒。兒坐於隔。